

启示与理性

“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

萌萌主编



上海三联书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

萌萌 主编

上海三联书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 / 萌萌 主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5.7

ISBN 7-5426-2138-6

I. 古... II. 萌... III. 思想史—研究—西方国家 IV.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2541 号



VI HORAE

出品/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 倪为国 邱红

装帧设计 / 魏宇刚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保护

“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

萌萌 主编

墨哲兰 等著

出 版 / 上海三联书店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200031)

<http://www.sanlianc.com>

发 行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200062)

<http://www.ecnupress.com>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印 刷 /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1 月第 1 次

开 本 / 636 × 939 1/16

字 数 / 230 千字

印 张 / 19.75 印张

书 号 / ISBN 7-5426-2138-6/B.147

定 价 / 35.00 元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或者联系电话 021-62865537)

编者前言

解释学中有这样一个类似“谷物”、“秃头”的问题式寓言：“一支溃逃的军队是怎么停下来的？”你不能说哪一个人停下来这支军队就停下来了，也不能说哪几个人、哪些人、哪部分人……但事实上，这支溃逃的军队终归停下来了。一百多年来，被西学笼罩的中国学术，颇有点类似这支“溃逃的军队”，不过方向有点变，“溃逃”变成了“尾随”（“精神在押”？“精神被俘”？）——我们是一支如此“尾随的军队”。于是问题式寓言换成：“一支尾随的军队是怎么停下来的？”“尾随”比“溃逃”更难摆脱“胜利者”强力的震慑。因而长期以来，不知是该问“这支尾随的军队有停下来的意志吗？”——还是该问“这支尾随的军队有停下来的能力吗？”如果连停下来的“意志”都没有，更从何谈起停下来的“能力”？

今天是否到了这样说的時候：“这支尾随的军队开始有停下来的迹象”，或至少像马克思时代的德国：“意志已备，能力尚缺”。这种“迹象”是不是指相当一部分学者已经成了对西方有所言说的名家？当然也是。但我们察觉的是另一种消极得多的“迹象”，那就是能在“跟随”中把“不断变换的跟随”变成问题本身重审。

本辑推出的墨哲兰“西学中取的四次重述”，便是一例。

在“四次跟随”的“四次重述”中作者发现，每次陈述西方思想的“开端”或“本原”，都不相同，而且其中大都是难免的“假设”——其实历来

不同的更迭已然造成了现代没有开端、没有本原的虚无主义；然而虚无主义仍不过是召唤“本原—神灵”的一种准备或过渡——因而归根结底，只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不管西方说什么或怎么说，有也是，无也是有，非西方的人都得信，就像他们说“他们的神”是人类的“一神”，全世界非得当“一神”来膜拜一样。换句话说，真正的开端“在哪里”并不重要，西方人“说哪里就是哪里”才是重要的。

跟到这个地步，才懂得了尼采以他特有的坦诚公开的箴言：“存在就是权力意志的解释。”所谓“真理”、“一神”无非是“权力意志”而已。

迷人的“真理偶像”和“一神偶像”破灭了，继起的“权力意志偶像”露出了“致命”的冷酷——没有“权力意志”者出路何在，只有尾随“灵魂领导者”？

或许冷酷也是一种形式的清醒，特别对于那些总以为“真理”和“一神”属于西方以至跟随都跟成了习惯的人来说，“权力意志”的“致命”的“冷酷”说不定还是揭穿自由温情假象的“复活”，如果它能“复活”的话！

当然不是期待古老帝国的复兴这样剪不断的旧梦，但也不是堕入虚无主义的历史长夜，听信那闪现的星光不过是“权力意志”无限轮回的解说，像漫天漂流的星斗？

这个问题，西方人有西方人的解答，东方人有东方人的解答，其间也有惊人的相似。例如，你至少得把西方的“普遍性”还原为“特殊性”，把西方的“一神”还原为“诸神”，把西方的“技术”还原为“剥夺剥夺者”之人类共同面临的“渊藪”，大家都能还原到“知其是守其在”或“知其白守其黑”的意志与能力上来，真正对话的时代或许就来到了。

这就是我从本辑中深切感受到的。

萌萌

2005年4月3日 海甸岛

目 录

编者前言 / 1

墨哲兰

中国现代性思潮中的“存在”漂移？

——“西学中取”的四次重述 / 1

附：尼采的真相 / 81

林国荣

论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诸神的起落 / 137

柯小刚

海子的“实体”与“主体”：在诸神之争中海子史诗的位置

——给无头的汉语人共通体 / 150

萌萌

复活历史灰烬的活火

——“曾经”中蕴含的微弱的弥赛亚力量 / 169

林国华

历史：没有灵魂的书写？ / 196

耿开君

亚里士多德对灵魂问题的探询方式 / 211

王凌云

Paideia(教育): 灵魂转向的技艺

——对柏拉图《理想国》卷七的一个评注 / 227

乔 戈

从光到洞穴: 灵魂转向的教育

——柏拉图《理想国》505a—518e 的情节分析 / 246

[德] 瓦尔特·本雅明 (章国锋 译)

历史的概念 / 265

[德] H. 博德尔 (何卫平 译)

现代性的黄昏 / 275

[德] H. 博德尔 (何卫平 译)

现代性的边界与海德格尔的“遗产” / 288

编后记 / 305

REVELATION AND REASON:

"The Quarrels of the Gods" behind

"The Quarel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

Table of Contents

Meng Meng

Introduction / 1

Mo Zhelan

The Fluid "Being" in the Currents of Thought about Chinese Modernity?: The Four Re-interpretations of Xixue Zhongqu (Western Learning, Chinese Adaption) / 1

Appendix: The Truth of Nietzsche / 81

Lin Guorong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ods in Shakspeare's Macbeth / 137

Ke Xiaogang

Haizi's "Substance" and "Subject": The Place of Haizi's Epics in the Epoch of "Warring Gods" / 150

Meng Meng

Resurrect the Living Fire from the Embers of History: The Weak Messianic Power Embodied in the "Once" / 169

Lin Guohua

History: Writing without Soul / 196

Geng Kaijun

The Aristotelic Way of Inquiry on the Problem of Soul / 211

Wang Lingyun

*Paideia: The Technê at the Turn of the Soul: Commentary on the
Book Seven of Plato's Republic / 227*

Qiao Ge

*From the Light to the Cave: Paideia and the Turn of the Soul: A
Plot Analysis of 505A – 518E of Plato's Republic / 246*

Walter Benjamin (Trans. Zhang Guofeng)

The Concept of History / 265

Heribert Boeder (Trans. He Weiping)

Twilight of Modernity / 275

Heribert Boeder (Trans. He Weiping)

The Limit of Modernity and the Legacy of Heidegger / 288

Postscript / 305

中国现代性思潮中的“存在”漂移？

——“西学中取”的四次重述

墨哲兰

一、绪论：“西学东渐”，还是“西学中取”？

1. 正名

“西学东渐”——我没有考证此语的源出，只能怪罪习惯性的懈怠，总达不到知识或学识的确实性，做不了具有考据能力的饱学之士。

或许我想，一个词语出来了，问世了，流传了，并获得了自己常识性的解释效力，或通识定义，那么，这个词语即便不听“正本清源”之教，它的现世魔力早已“喧宾夺主”、“自立门户”了，所谓“源出”又奈何它怎样？单纯“源出的主”其实是考据者收买的“死魂灵”，活的早已扭身而去，隐匿了。事实上，一个词语的现行词义，总在某种表现上与根源相关，彼此“反讽”也是一种相关，真相如何变成假象，假象如何当真了，如此“存在论差异”的堂奥，单纯考据的“确定者”恐怕担当不起，所以，按图索骥的亡羊补牢仍是可许的上路。

“西学东渐”属汉字组词中的双关：介乎“并联词组”（西学 / 东渐，即学西 / 渐东）与“主谓词组”（西学—东渐）之间。

插一句，此种分析当不属文言文理，仍在现代汉语前夜的“语体文”

的后续补述之中。

本来是“并联词组”，为何又以“主谓”称之？妙在“西 / 东”对举历来是我们愿意“自信—自欺”的方式（“西”在前位，似是“东”的“礼让”）。然而，词语分明在说，“西学”为主，它“东渐”到中国来了。隐含的话儿竟带点羞涩的讽刺：“西学”是来东方做“宾客”，还是来东方做“主人”，那就要依“西 / 东”两方实力的较量决定。结果，即便原来想是“并联”的关系，但其隐藏着的“西学”来东方殖民的“反客为主”竟然先行在“西学东渐”一词中预设着了。

奇怪的是，“西学东渐”倒是中国人说得认真，仿佛中国人在客观描述“西学”作为“主体”东渐的轨迹，就像描述“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基督教的传播不必说了，当时中国的主人优位毋庸置疑。即使更早的佛学东来，对照唐代玄奘国师“西天取经”，一个“取”字，从容不迫。只是到了“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在劣势中仰望西学中的“技”，随后转移到“政”与“教”，都表现为中国人偏偏绕道战胜国日本去“求”西学。变成一个“求”字，身位才含混起来，表面“求者”仍为主动，但“求”的心态已屈居宾位，若不警惕，势必“引狼入室”而“反客为主”。当然也有漂亮的说法，“求”的眼光和内容好不像“拿来主义”的随意信手：“我看我能看的，我要我能要的”——可惜，表面的主动中仍有“被迫的选择”甚至“饥不择食”之虞，受“我看”、“我要”的“能在”限制，充其量是“拿来”中的“实用主义”，始终“大方之家”不了的。

于是有了三层意思：

- a. 求者的表面“主动性”——“自信—自欺”的“心理”形式；
- b. 求者弱勢造成的“反客为主性”——“政治”形式；
- c. 求者认知性的“拿来主义”的“被动选择性”与“实用主义”——“知识”形式。

显然，b的“政治”形式成为主导，尽管三层意思都在“西学东渐”中蕴涵着。

一部近现代史，可以表述为“b式挟制下的a式”，即便新中国解除或匡正了b式的政治身份，“中取西学或西学中取”取代了“西学东渐”，转被动为主动，然而，其c式的“被动选择性”及其“实用主义”至今未

变。没有“主体”的形成(从政治主体到文化主体),真正的主体性的“取”,像西方大家取中国东亚的“道说”、“空无”那样,恐怕只能是“说梦”。

本文所论“西学”,权且以“欧陆哲学”为限,“英美哲学”虽处于技术功利上的强势,但其检讨性的根源仍在前者。“同原因作战”乃是本文的着眼点。

2. 指谓

尽管如此,我宁愿改用“西学中取”的说法,因为归根结底“西学东渐”中的正当之义应是“中取西学”,主位在我。

问题是,为什么非是“四次”,不是“五次”或“三次”?

我只能说,“重述”现象是真实的、重要的,至于几次,则带有偶然性或随意性。即便如此,毕竟选择了“四次”,总得有一个说法。

所谓“重述”是什么意思?

首先它要真实地发生在西方哲学史中成为“根本性”揭示的“思想事件”,其次它要引入中国能被理解而成为思想的“界限或眼光”,既能重述着西方哲学史,也能重建着中国学术思想自身。本文的侧重点不在于“重述”的整体性,例如,我并不着重描述中国人获得“马克思主义”之后如何去写《西方哲学史》,而仅仅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阶级存在”界限与“阶级斗争”方法,对中国人形成观察自身历史与现实或西方历史与现实之“界限或眼光”的作用。简言之,“重述”旨在“重点”演示。

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存在”。但注意,“存在”并不特指西方哲学史的第一范畴,这里仅作为“根基”、确切地说“本源”或“边界”的代称。因为在“根基”或“本源”或“边界”的意义上似可建立“中/西”思想的“相关性”。奠基性的“本源”本身即是“边界”,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本体”那是形而上学的一厢情愿。当然,这种认识的获得已是多次重述中反省的结果,带有“后叙”性质。

西方能造成重述的思想,主要是能提供或开辟新的“存在”(根基或边界)的思想及其方法。因而“重述”就是“界限”的确定或转换。中国人拿过来的重述不管理解到什么程度甚至误解,也同样是“界限”的确定或转换,所不同者,我们加进了自己的目的和意义,即“立义取向”具有“我属性”,因而能“为我所用”。至于这个“我属性”能否深植于中国

人之为中国人的“民族性主体存在”中，那要看两者的契合之可能——主要看“我属民族性”的同化能力。被同化了去即自我的异化(拔除)不是没有可能，但有“天道”渊源的民族不可能，因“天道”有至少与“上帝”同格的“大而化之”的无限主位。这个奠基性的前提或根据虽不是本文论述的宗旨，然而在廓清一百多年来的西学覆盖与裹胁之后，被激活的根基恰恰是阁下——那已是立论的另外起点了。所以，本文整个是它重新出场的准备。

在这个意义上，我只能在“西 / 中”相关性中选定能够“给出”重述界限或转换的那个“存在”。而我选取的是马克思的“阶级存在(生产力限定向政治限定的连接)”、尼采的“个人权力意志存在”、海德格尔的“存在本源的差异性”、施特劳斯的“存在开端的政治限定”。它们之间的重述就是转换，由此揭示不同的界限。马克思与施特劳斯是两个极端，他们在要求“政治界定——回归绝对”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仅回归的背景、层面、方向不同。而，尼采和海德格尔是两种不同的破坏因素：尼采重又回到绝对——“超人权力意志”即“确定的不确定”；海德格尔则提出了悖论式“偶在”的亲缘——“存在论差异”或“存在的临界状态”即“不确定的确定”。它们各自的方法就在它们的“存在”中媒介着，由此而发放或回复自身。

至于“西学中取”的“我属性”如何“立义取向”、“为我所用”，我一并在相关描述中给出。

第一次是以“阶级存在”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20世纪初到70年代末)，不仅成为法定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更主要的是它给了我们第一次放胆重述西方思想史的“合理”依据，西方人没敢做的我们敢做了。你看，我们写了那么多的“西方哲学史”、“西方文学史”、“西方××史”，一切以“阶级斗争”划界，“唯物”与“唯心”乃是哲学史上的“党派之争”。西方承不承认，无所谓，重要的是我们承认，我们相信，而且我们相信到这种程度：“我们比西方人更理解西方思想史”。由此而重塑我们自身的思想主体。

第二次是以“个人权力意志存在”为标志的“尼采思想”来到中国(20世纪初、80年代初)，虽然要比马克思早，但它毕竟呈弥散状态，惟独两次变身充当了马克思前后的“个人意志启蒙先锋”。“君权”脱落了，或向“国家”让渡，个人不得不在无力的“道德”中自我完成，所以，尼采使中国长期迷失在“道德批判”之中。而更真实的是，尼采是个“微量

元素”，它悄悄地浸入学术思想，不管你赞成与否，它总能随着人的处身性的改变而影响着人的视角以至影响到对历史的评判。

第三次是以“存在追问”为标志的“海德格尔哲学”来到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成为民间显学，与马克思的肯定性批判不同，它第一次使中国学术界知道了西方人说“西方哲学史乃是遗忘存在的历史”，颇具“中心”颠覆性；当然，同尼采一样，要依遭遇者的敏感程度而定。

上述三次为世所公认。

第四次就难说了：可以是杜威的实用主义，但美国的实用主义还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染指作为西方文化主体的欧陆形而上学思想；可以是福柯、德里达或哈贝马斯，但他们仍不具独立能力开掘基础以支撑起对西方思想史的整体重述。突然，几乎是突然，至少在感觉上，以“回归存在之绝对开端”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来到中国（20世纪末），它提供了向古典理性朝拜式回归的基础与视野。

粗略地算，整整一个世纪，一百年，就在中国拼命寻求救亡、启蒙、复兴的“严重时刻”，我们历经了“西学东渐”或“西学中取”的四次重述。其实，四次重述，对“西学”有着明显的“中取”性质，即归根结底地为我所用，“西学”必须与中国的问题相关、必须与“取”西学的中国人的“能在”相关。当然不排除被西学“陶冶”或“殖民”的可能，尤其对个体人，但作为世界文化原生点之一的华夏民族，求变中的不变者仍是华夏民族的“天道天命”观：“知其白守其黑”——“无形者形之君也”。

在西方，从马克思到尼采，其间隔半个世纪；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其间隔30年；从海德格尔到施特劳斯，其间隔已在师生之间。他们每个人的重述都在事实性地进行，其影响几乎具有断代的特征。而且，他们重述而转换的速度加快了。

在中国，接受马克思，晚出近一个世纪；接受尼采，晚出也不过30年；接受海德格尔，他死了10年就到中国来了；至于施特劳斯，他死了近30年才被中国半信半疑地听闻。我们的重述紧缩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且有更快的加速度。

这个时间对照表说明，从马克思来到中国以后，中国的现代性步伐与西方在表面上只有一代（30年）之隔。

3. 意图

本文标题虽然具有“中国现代思潮史”性质，“四次重述”完全可以

做成规模庞大的“思潮实证”研究,但我无意如此。

我经历了这“四次重述”。它们对于我,已不是书本知识,而几乎是一种辗转反侧的体认。我能尽量不用引证来描述它们,因为我的描述背后像影子样地拖着长长的引证。换句话说,这里提供的只是一个具体的“入射角”或“切入口”,由此看去的“四次重述”景观,或许能给人某种启动式联想。

插一句,本雅明曾区分了两种眼光:

批评关心的是艺术作品的真理内容,评论则注意题材……打个比方,我们把不断生长的作品视为一堆火葬柴堆,那它的评论者就可比作一个化学家,而它的批评家则可比作炼金术士。前者仅有木柴和灰烬作为分析的对象,后者则关注火焰本身的奥妙:活着的奥妙。因此,批评家探究这种真理:它生动的火焰在过去的干柴和逝去生活的灰烬上持续地燃烧。^①

我在本文中做的大概属于“炼金术士”一类的工作,对“火焰本身活着的奥妙”心想描述之,至少在我的体验中如此。

首先是我经历着意想不到的触动。2002年秋,我参加了一次“西方哲学东渐百年”研讨会。与会者主要关注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卢梭、截至康德黑格尔的翻译成果(会上仅有两人发言谈到伽达默的解释学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80年代的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启蒙翻译热潮从形式到内容几乎只字未提(我的针对性发言在外)。而事实上,会议外面正在不动声色地进入了新一轮的翻译和重述。据我所知,这一次不同于前的,是组织者与翻译者依照施特劳斯的“魔眼”对西学另有整体重述的脉络与方法,如上面提到的那些哲学家,已有完全不同于“启蒙主义”的解释取向。对此,已成新学院传统的代表者们竟懵然不觉(或觉而不以为然者)。

作为“旁观者”或“探问者”我深为惊惧:不到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曾经反复默诵着的黑格尔声音,竟然三番重现了。我们这一代人好像

① 转引自萌萌:《救赎:复活历史灰烬的活火——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前台的弥赛亚主义,读本雅明〈论历史的概念〉》。

刚刚把前一代人埋葬，一个声音说：

看吧，将要抬你出去的人脚已经站在门口。”而且，这个“让那死了的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的死人王国，不仅仅充满着肉体死亡的个人，而且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统。“全部哲学史就这样成了一个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骼。^①

所不同的，今天我才知道，黑格尔用哲学的语言翻译着圣经的话，他或许真的想完成基督教的世俗化，但在施特劳斯看来，那无非是把“圣经旧约”的“绝对开端”转换成了无法绝对自明的“理性观念”的“历史相对主义”而已。

如果黑格尔哲学是基督教的世俗语言，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是弥赛亚的世俗语言。问题在于哲学与神学之间的世俗转换能否靠辩证法完成？不管是黑格尔唯心辩证法，还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人的理性辩证法能完成“神”的或“人与神”的升降转换么？

（说明：文中出现的“神”，仅就西学而言，对“无神论”读者没有任何不言自明的强制性，拟或可用“道”对换之仍不失为一法。）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三次重述的“重述”所在。别人的重述是一回事，我们的跟随重述则是另一回事。

我们为什么要“跟随”？赶西方现代性的“末班车”。既然接受了人家的结果——“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你就不可能不把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也一同接受下来。特别是，当它们都笼罩在像自然科学真理那样必然的“启蒙理性进化论”中时，因果律“铁板一块”，谁能分割得了？我们只能试着“照搬”不误。

现在，“铁板一块”断裂了，不仅是“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断裂，它们每一个内部也发生了断裂，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基本理念发生了“形而上学”向“无名”的非同一性边界地“转移”或“相关”，情况才有了变化。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人家那里发生着，使跟随的我们陷于“错位”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导言”，贺麟、王太庆译，商务书馆1997年，第21—22页。

的窘境中。

说“是”的是人家，转个身说“不”的也是人家。人家开始自己起来反省“欧洲中心主义”，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轮到我说“不”时，我们似乎更离奇地束缚在西方的“是”之中——“不”也是“是”，人家总是“对”的，以至“对”到它们自身检讨的“检讨方式”中，我们只能跟在人家“反正是对”的身后转悠。换句话说，我们已经跟成了“跟的习惯”。

“物极必反”——但愿如此。西方人在“是一不之争”中看到了“古今之争”的延续，乃起因于“现代性危机”；我们看到的是“跟随危机”，乃起因于“现代性觉醒”——“古今之和”，那是因为在“中西之争”中既看到了“古今之争”，尤其看到了“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此是后话。

“跟随危机”所引起的反省：“跟随”无非三种后果——“永远的随从”、“主奴辩证法”、“别开生面”。

从经验上看，现正处于“永远跟随”的尾声：“意志已经具备，能力尚在聚积”。如果属实，下一步是走“主奴辩证法”，还是走“别开生面”？

走“主奴辩证法”乃是历来如此的定式、惯性，无非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地“权力意志的永恒轮回”。这个，前人说得好太多了，从黑格尔到科耶夫，以尼采为最。我们关注的“四次重述”中，正好是一个轮回：

“马克思——施特劳斯”；

尼采高居其中；

海德格尔力引边缘。

“马克思——施特劳斯”在历史的“主体”上虽分属“体力”与“智力”的两极，但犹太背景的弥赛亚式解放或救赎却出奇的一致；“尼采高居其中”——无非是认定人的自然本性在“主奴辩证法”、“权力意志”中的“永恒轮回”，确切地说，应是“权力意志”之剥夺被剥夺的“永恒轮回”；“海德格尔力引边缘”——“边缘”之为“边缘”，可以回到同一，也可以不回到同一，如“悖论式的偶在”——至少使另辟蹊径别开生面者成为可能。虽然此另类选择多属失败的尝试，却是我心所愿。我本来接受馈赠的余生就是一个尝试。因而我可以不计后果、不较得失。